李元賓文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元賓文集

李觀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粵雅堂叢書及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畿輔取粵雅本加以校訂故據畿輔本排印

李元賓文集序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工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謂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何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高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漢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陳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其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超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遺文於漢上惜其或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五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李元賓文集序

唐承六朝之後。文體綺縟。茅靡波流。昌黎韓愈慨然有志於復古。起而大振之。一洗陳隋故態。當時李元賓觀文高當世。行出古人。昌黎嘗亟稱之。故名與韓相埒。使天假之年。其所成就不在歐陽詹、皇甫湜、李翺諸公下。迺年未三十而遽凋。謝昌黎所爲銘其墓而悲焉以悲也。世經兵燹。遺文零落。陸希聲得其文二十九篇。析爲三卷。序而傳之。宋慶歷中。章詧又得十四篇於蜀人趙昂。通爲五卷。並詩四首。上王侍御書。晁錯論二篇。舊闕。自宋以來。著錄者僅此而已。嘉慶歲次乙亥。膺校勘唐文之役。分得李元賓集。爰取唐文粹、文苑英華諸書是正文字。於五卷之外。又得六篇。及趙昂所闕二篇合之。爲卷凡六。共得文四十九篇。於是元賓之文。裒然大備。余生古人後。猶能掇拾殘賸於千百年若存若亡之際。謂非斯文之厚幸歟。嘉慶歲次戊寅春二月十五日。江都秦恩復識於享帚精舍。

李元賓文集目錄

卷一

郊天頌
斬白蛇劍贊
項籍碑銘并序
趙壹碑并序
周苛碑并序
大夫種銘并序
古受降城銘并序
東渭橋銘并序
故人墓誌并序
妄動箴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卷二
謁夫子廟文
哀吾邱子文
弔監察御史韓弇沒蕃文
涇州王將軍文
周穆王八駿圖序
說新雨
交難
東還賦
苦雨賦
授衣賦
卷三
與處州李使君書
貽睦州糾曹王仲連書

與吏部奚員外書
與右司趙員外書
與膳部陳員外書
上陸相公書
上賈僕射書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
右三卷　唐吳郡陸希聲輯
卷四
安邊書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與房武支使書
上杭州房使君書
與睦州獨孤使君書論朱利見
與張宇侍御書

代彝上蘇州韋使君書
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

卷五

請修太學書
貽先輩孟簡書
報弟兌書
邠甯慶三州節度饗軍記
贈馮宿以下詩四首附
宿裴友書齋
御溝新柳
貞元八年宏詞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

右二卷　宋蜀人趙昂輯名曰外編

卷六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通儒道說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弔漢武帝文并序
高宗夢得說賦
鈞天樂賦
帖經日上侍郎書
晁錯論
右一卷　國朝江都秦恩復輯名曰續編

李元賓文集卷一

唐　趙州李[illegible]觀撰

郊天頌

郊祭古先之重禮.復古之令主.惟郊非我無以暢明祀.惟我非郊無以踵三五於是睿言下詔曰.嚮肅我謀.謀協不違.官乃交修.居天之陽.崛起虛邱.於斯時也.歲在子.月在子.日短之宵.漏未盡.[illegible]皇帝[illegible]翼告祀於邱之上.先一日法駕致齋於邱之下.天地之神會於無閒.陰陽之祇立於寂寞.以觀我之儀.以歆我之饗.八方之靈.各以位焉.祥光促明.和氣解嚴.石無觸雲.木無緒風.獻羞飫神.烘燎歷天.神下於蓋.高樂作於無聲.昂昂巍巍.大繇之英.洋溢乎帝心.肹蠁乎萬靈.是用報盛德於上.申洪緒於後.爲茂世之績.紹允之程也.羣公常伯相揖而言曰.我元后父戴天.所以象爲子.子不私其能.天視我元后.所以象爲父.父不有其仁.子不私其能.莫大於郊天之義.父不有其仁.莫富於生物之遂.元哉二者之爲德.與變化而終始.溥洪恩於崇朝.焯懿式於永年.蔑堯於華封.小舜於泰山.遠斯懷.邇斯安.兆人從龍.一人下觀.其文昭昭.其武桓桓.實歌者可歌.實言者可言.斯文也有以見聖理.願書之不刊.一本云.斯文不作.大漢之封草書皇唐之史官.

斬白蛇劍贊

吁.審厥劍在昔天地之靈器也.而莫我敢知.漢皇得之初.其天成乎.其神造乎.其人爲乎.何乃出而逢經

綸用而會大人斬白帝於澤升赤龍於雲然後安繹騷乎荒屯作之臣作之君豐雄倜儻若斯之不測邪亮惟天地革而大人用靈器化成肆能前人而謀先鬼而靈託三尺之質扶堪輿之傾非楚金工之能名天討聖作也亶乎哉夫周之衰也天子孤外臣強而不有用之者時不可匡也周之末也天下哀恫磔爲七雄而不能有一作獲之者人不足與也秦皇帝鯨鯢羣豪噬嗑六合而不得寶之者德不足終也逮秦上濟於神下毒於民人神與妖上下軋秦是劍將翼大人而運天下也宜其如虎貔如蛟螭或嘯在谷或飛在涯故漢皇卒然攘袂而得之於是杖一作仗之而行響一作嚮之而威日月照臨星辰發揮楚之以負秦之以危是日月天地之靈器所以贏項授之倒持哉後代寶之曆中興魏晉以還無德於民靈器不能久安張茂先見飛而去或以爲龍於是絕矣有知言者非之曰夫人事有窮神物無方曷知非得於此失於彼漢皇所以昌齊宋梁魏所以亡也然數國者享年不長其劍亟去卻猶三代之鼎九州之險不可以昏亂而守況窮化極靈而隱見計之乎然苟以至神推之則未嘗遺於聖人矣繇是黃帝得之誅蚩尤周武得之誅一作殷受辛漢得之而斬白蛇唐得之而革隋亂則是器也神而應用用靡王非刑刑之謂也其惟聖人而已

項籍碑銘 并序

鋪周秦之顛亡粲乎簡書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

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膏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如林（一本有如蘇）於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挺（一作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人（一本無人字）枹鼓於舟中吁嗟乎無人誰禦乎羣凶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雄雌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十壁愕胎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抵秦關怒漢先（一作公）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於神州幅裂於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爲（一作而）王天下是以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太公困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固陵之役撓其師長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聞哀泣垂綏遂飲帳中中令麾下鏡分美人飄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遊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禦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鶴邱陵足罔不蹙首胡不橫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從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眞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而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

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靖難。生漢以牧人。靖難（一本有者字。）受（一作授。）勇。牧人（一本有者字。）受（一作授。）仁。不然。何鴻門阽而復持。成皋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矣。一作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下之歌。取而詠之。輒泫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孱而絕。嬴暴而滅。九陽鬱結。九州飛鴞。必生聖哲。以起滅絕。惟漢自豐。惟項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洎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於野。

趙壹碑 并序

漢陽趙壹字元叔。出漢靈帝之世。慨然卓異。士之傑者。負才不檢細行。爲州里所擯陷刑。將眞其死。幸友爲脫。遂作窮鳥賦以方已。欲傷哉元叔之志。與世齟齬。蓋天厚其善。不厚其命。然天不有曰常與善人。元叔之善。其與安在。天之不惠。自回憲及壹三矣。當日頹風凋理道盛。德殞衰。俗始振二祖之業未偕。三代之季。雖蠹臣瀝泣。億庶呻痛。而貪宦詭進。拏攫王度。殆非天欲眷先亂之兆也。元叔以故數有哀刺之作。酌其所趣。亦猶詩人有采苓甫田之什也。憂心不偶。而沒無所譽。乃衣褐應郡計。上書闕下。見司徒袁逢。長揖而言。音形琅琅。袁深器之。操袪延升。指謂座人曰。漢陽趙元叔。由是名聞於時。有羊陟（一作涉。）者。尹河南。能掇四方之英。元叔乃去袁司徒。訪陟。以爲主人。將出所懷以動之。會陟猶寢於堂內。元叔直言而伏

曰。僕高君之義。故遊君之門。將藏窮達之誠。君豈當然。陟乃眷而禮之。特奇其賢。明日盛騎造元叔坐。陟於柴車高譚極曛。因曰。良寶不剖。必泣血以相予。於是羊與袁唱聲薦元叔於王庭。雖名烜於京師。而祿竟不登。尋復漢陽道。經宏農太守皇甫規時之大賢。元叔候之閽不卽通。乃怒不留。規追謝責己。長逝不顧。深居篤靜。累辟不副。沈亦快疾乃終。吁有不世之器。有三公之遇。不能奮振寥廓。騰陵清浮。元叔之命不易問也。觀飮元叔之德聲而恕其運不幷。乃序而銘曰。吁嗟元叔兮。出處轗軻。鄉人無良兮。惡我賤我。我不辰兮。棄置罹禍。天何授我兮。於我獨頗。嫉時之敗兮。憂道不可。褰衣恨恨兮。以遊大人。秀而不實兮。空莠此身。覆覽前載兮。恨君遺塵。乃銘於石兮。希名不泯。

周苛碑 幷序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新阨睢水之圍。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幷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瞵。一作瞬。爨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爾資之。不卽倒戈請命。兵絕若頸。一作傾。爾死無日矣。且

嬴一作秦政反道殲裂一作滅六國天人含怒嗷類不留今爾之業不足貳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騭與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若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恥其詭己怒聲如虎一作聲如乳虎指左右捽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麃軀冀於不朽者在乎立節在乎顯主一作不朽在乎立節立節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受戈宏演內肝不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死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雷泄雲雷崩雲泄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沈沈積冤千古笑言紀公之烈參一作繫史之闕

大夫種銘 并序

嗚呼種知吳之可以取知越之可以強而不知身之進退存亡沈吟躊躇以至於非辜哀哉斯繇溷德離披衰世難維故獨正者不足以鎮邪獨信者不足以塞疑夫周公孔子聖人也尚有彼婦之歌鴟鴞之詩矧乎其下人乎然齊桓公終任管夷吾晉文公不疑五臣數子者竟能挈五伯之器加二君之身臣無所反側君無所短長下冠列國上尊時王惟齊晉之區區行何道而臻斯偉歟殆非二君能推心於數子俾數子得不失進退存亡者乎使非句踐既舉全吳乃援霸圖建國之雄付種之能必將南略海垠而率百蠻北合諸侯而朝中原提雄一作控吳越之邦接跡踵一作種文之勳則句踐爲霸君種爲霸臣必矣何尚乎

浮洞庭、去故國、爲天下之旅人哉。嘗用種之謀若有之。思越人之力尙剋之。苟天不永越年。越亦不愛種賢。越不能卹其允種。是以誅其身。噫、范生之書未釋於手。越王之劍已承其咽。哀哉。且會稽之羞非越復。惟大夫之復。大夫之死、誠長頸背義。亦大夫之非智。哀哉。詢種之名。不登於三仁。求種之墳。不在於九原。勒石以備脫簡。終古以慰枉魂。銘曰。

姑蘇之仇敵國既亡。大夫何哉。不知其去。只知其來。子胥至忠。不信於吳。鴟夷知幾。浩然乘桴。君胡役役。謀國遺軀。或曰不然。吉凶相賓。不有覆車。孰懲爲臣。不有泛舟。孰爲濟人。道無全功。用有屈伸。冥然陳力。得於開卷。神能感我。髣髴如面。往者之悔。來者之憲。志於元石。將懋將喧。

古一作受降城銘 并序

漢

古之帝天下者。七德震曜。四夷威懷。有漢孝武焉。祖作之。父述之。而已因其資。皇哉鑠乎。猶可以頌其餘。昔孔子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然孝武亦庶而儁之。始乎高皇勤功。功階乎天。累聖重光。光燭乎泉。解殷之羅。要民以輕刑。沃秦之焚。以起民於焦。原故國無困民。民無異心。孝武卽既安之朝。而得安其安。馭無爲之民。而得爲其爲。遊心大中。而陋八區。旁目不庭而叱九軍。詔大司馬曰。王師有征。其禮若何。大司馬歷級而言。王師無校。謂莫敵也。征乃可服。柔服以德。所謂善征不戰。善戰不陳。聖人不易之道也。帝曰吁、周之衰。秦之亡。皆不由之。故龜鼎用遷。乃出元宮。登皇車。駕六龍。建九旒。人馬駢馳。戎車擊輈。非六月之

師。異瑤池之遊。雲撓雷厲。風行川浮。震震雄雄。一作耀耀而入於苦寒之陬。胡有高臺。登臺而觀兵。兵不血鋒。築城而受降。闢絕垠而爲墉。徑空磧而作防。然後回鳴鳶。飾中權。飲至廟庭。勒功於鼎銘。以遺子孫。以恢紀經。壯乎哉而難斷之。嘗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知守者非殫師遠征。窮徼成城。害元元之生。黷明明之靈。蓋在義以討。仁以擾。虞舜以之歸有苗。姬發以之合孟津。秦乃反之。民共愁辛。孝武何哉。復踵是焉。重難畜之民。城無用之夷。脫內不勤。而外安足保之。不其危歟。夫四極之裔。日月所薄。獲其土不可以豐財。俘其人不可以化遷。而王者必殺之。欲其知所尊。而不思亂華。何必征而降之。降而城之。若然者。三方之夷。皆可降。而城何獨一陲。此所謂反無外。傷無私。不可爲後王之規。愚忝學古。敢陳銘云。

天長匪民。蒼蒼有北。窮兵之弊。播德之克。武皇以兵。而不以德。聚師萬甲。懸罄一作磬四國。男悲遠征。女泣夜織。死生其苦。木石其力。古無降城。胡顧一作乃重傷。城不可轉。夷居無常。前有濁河。濁河自流。後有黑山。黑山自高。堙塹屍委。崩榛烏號。居者匪居。勞者荐勞。我思古人。疾首用搔。

東渭橋銘 并序

七年冬十有一月。觀自京師適高陵。經東渭橋。闕渭之清。跨橋之雄。故作東渭橋銘。因以識之。曰。

天地不有。大孰見其小。聖人不有。作孰見其妙。惟渭之廣。洪流浩渺。惟橋之永。赤龍天矯。車者知一作如戶。舟者知一作如徼。石成五色。天可補缺。木從繩直。地可梁絕。天地之險。舟梁之說。乃曰因人與。不因人輟。鞭

石既勞架龜更危去危背勞人莫之知塗擁近郊棟準絕涯功成不爭道合其離我去京矣六府四維不見釣璜不遭墜履牽牛獨在飛鶴雙起表其千年塗歸一指故物有時行功有時止琢珉川上日月終始

故人墓銘 并序

觀有倍年之交朱巨源以某時疾終於舊鄉之居昨得鄰之書云君子亡言於茲息焉高風陵夷弱子童昏有殯在阼無子及門去矣不還惟君之思其子產乎其神農乎昔子產友子皮子皮死子產痛哭曰吾無爲善矣神農初少也學於老龍吉龍吉死神農擁衿而前無哀於懷曰夫生之處形形必極必生而傾未若反其極而全其眞而生不形而形不生其眞隱以彰其道運而行今若是夫蒙何疚焉吁余嘗異之古人有言上聖忘情下不及情而中得之聖人動與天回靜與地甯不死不生死生者蹈道之紀率性之始不及者止禮文其外樂質其理大欲節而中庸立小人反而君子至若予也下則過之中則庶幾乎乃用情爲噓唏巨源之先亡吳之遺民十餘代而臻其身其節貞其行敦始未患時仁人器之復無良媒作一譖得謗在縲予嘗衣其寒食其饑及明其非巨源由是相得而予未敢尸之終謂足食者晚進志薄者後合頹顏不相五十當貴若何闇一作昧忽而與物皆化出處之失安溫溼之構患巫不薪醫不痊不爾者巨源何然是幽無神高無天故前壽莊跖而後殲巨源按禮經哭友於寢門外予旅西土不知所哭素軒助紼時盧弗及遂託東人之歸者以誌銘一篇令窆於棺右詞曰

君加我以義我求子以心學不愧古人不侔今周旋二人久用欽欽素書東來告君之亡不屨而步不言而傷琴不破劍不懸非不能之顧無贖焉松爲薪壟爲田而此數字不更於淵

妄動箴

動出乎妄靜以制之靜不可終終違其時顧道非遠妄動則遠道以處我我孰能反利往則施無庸則卷合我一作於一致何妄能損天一地二三光飄颻無恆流行萬物則妖大化孕人人有誠性動牽於妄妄亦斯競惟天之大而世作鏡下頤人心如環無端食其遊詞與一作共叔自殘劉殲英韓楚滅子干五者實妄不妄必完妄由動生動以妄奸能以義勝動歸乎安晉文教戰一戰民悅句踐泣仇再戰仇雪知機不殆妄動斯折二國尚然況一夫節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觀聞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遡乎哉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無紀綱文章是用命忠臣登車爲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其今一作來亦三紀於茲古者所謂出連城守今則大者或數十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察其所由使亂不得長理不得遁猶川之有防戶之有樞其繫厚矣其臨高矣其下賓佐實有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一人謀以濟美佐以成能必求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苟其人久一作允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盛府也國之虛盈於是乎在

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爲觀察判官從事浙右十有餘年能事備乎游壷光烈灼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辨疑獄多釋冤囚疑似得昭糾紛得甯四方翕然藉甚於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奸宄易容民不淫良吏不廉淸無日無之公乘軺車日往月還剖斷善惡明白可觀六州之人爲頌作歌天下名賢罕不咨嗟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德美矜人一作人之蓋務化變險人如春之和吳下樂康嗟乎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事如公之作者一作自公故百無一二焉議者以爲視公之爲佐可謂忠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可謂達於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之多幸有以知李公之攸宜哉一作矣從姪觀拜命而書媿爲公羞一作愧公之羞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李元賓文集卷二

謁夫子廟文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一本有字）正辭爲絜執絜爲矩恪以上一本有薰字桓撥之十有三祀秋七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士得之以保世祿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人神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夫禮樂淡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以敬矣孰可舍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乎於是再拜而起回旋作一徊翔而觀章施足徵象設無喧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相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如是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畎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濫漫者

乎若一作惟夫子生實陪臣沒乃皇王一作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於戲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焚書文之衰也帝唐一作唐帝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能新降康下民燮有烈光訖無閒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哀吾邱子文

古之道窮者接輿則歌吾邱子則哭哭者年志俱謝怨不容於世歌者聲迹可晦不趣當世之機也一本趣作取趣上有欲字機作譏然吾邱子古之窮人也哀莫至焉仲尼方適於營邱遇於塗衣無裾冠無纓不言於人人亦不自言吐梗茹酸號於草莽之閒涕交於頤墮而成泉聲薄於巍巍一斷一聯鳥爲之相鳴雲爲之不飛負者息遊者感仲尼亦倚一作停蓋而爲之心惻顧門人之辨者往訊而唁之吾邱子撥涕而言曰太古之先又有宰者聚五行之秀氣以爲人鏤五常之大端以爲心人者所以靈於萬物者也故生必有依心者所以履於百行者也故立必有從生必有依者親立必有從者君君親之閒必有交遊非其親孝無所宣非其君忠無所稱非有交遊無所成其身三者人皆遂之則魯曾參衞史魚齊管夷吾皆其遂者也予獨負之天年復衰是故哭而哀然哭一作哀之中有三殺焉始者志於四方希有一朝之榮爲父母昆弟之懽遊罷乃旋而父母之墳已乾今思而哭之與不養之子同中仕諸侯之朝君無德而兵侵今思而哭之與

亡國之臣同後忠孝之閒。天下不聞其臣子。予恥而後交。今思而哭之。與言無所信同。夫忠本孝而生信。載義而行。三者既虧。而予一本無予字。生非生。行可一作何。行也。汩然自沈。與波而東。東流交一作不。窮至於悲一作今。淒風言於黔婁、柳下惠必爲之感激。言於伯陽、齧缺必爲之末通。觀所以作哀吾邱子文。務勖人之中庸。

弔監察御史韓弇沒蕃文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壇於邊一作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閒。以戎人心爲心。戎乘我不虞而眛受一作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奸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爲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爲之虜。天其或者將用警我。非禍戎也。韓君之爲擒。其幾一作繫。命歟。五年於茲。生死不耗。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往往一作永永。湮沈。或曰死矣。怒如是切。傷歌者之心。或曰死矣下一作切傷我心。又作嘗是切。商弦之心。絕國浩浩。窮西極濱。一作亘天。強胡居。一作君。之。犬視狺狺。一作斷斷。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夫一作哀哀。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今兩寂然。必心一作意。由中阻。君初奉役。咫尺西道。白珪之貶。唾掌可保。激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卽於事。不能盡奇。從軍之籌。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阽危。羣羌髽髻。坐刃我師。倉卒闇袭。一作擒卒搆釁。血殷朔陲。實死者痛。非生一作擒之悲。一作實死者悲。非擒者智。夾谷之會。不聞仲尼。秦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野。作一

耳。望君申弔。亦懼古竦字又所項切。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涇州王將軍文

有涇人告我曰。虜侵涇州。去城六十里。涇軍陷圍。固無藩籬。脫無走飛。有王將軍。雖實涇帥。別戍而來。奮少擊衆。提挈一作急。赴危。身先其兵。兵後其私。張旗爲風。伐鼓爲雷。風雷之威。壯哉鼓旗。全涇軍如雲迴。破虜陣如山開。然後創痛還奔。戎醜殘摧。將軍猶殺敵不窮。駭怒疾馳。遂沒於沙埃。吁。少卿生降。蘇武老歸。竇憲出師。曷如將軍之亡哉。主上聞之。贈官汾州。賞則厚矣。我竊悲焉。悲賞出死後。用失生前。天下之有用不得聞。故多敗沒。上之報賞。死而加之。利爲空名。繇是將軍之倫。何嘗勸焉。涇州之師。何嘗保焉。苟聖人用人一如將軍。斧鉞之雄。征鎭之類。則將軍無償屍。涇州無陷圍。亦可知矣。惜昔兵微用卑。以至於是焉。嗚呼傷哉。

周穆王八駿圖序

予嘗聞周穆王八駿之說。迺今獲覽厥圖。雄淩趫騰。彪虎文螭之流。井馬名也。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飛黃、腰裊、白兔一作羔。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御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照。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翬翬然。言其眞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符扶一作。其魄。軼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西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云。崑崙山

去中國三萬里。一本無崑崙山三字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爲之用歟。何古無其匹歟。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於梁隋。至於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一本有書字。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矣。有異者。不必否矣。或慮觀之者昧故乃爲序以表焉。

說新雨

雨不戾止。距冬迄春。下土嗷嗷。怨歸青旻。天視能審。哀民之甚。民號上訴。憂穀不稔。天初不言。民益凜凜。歲四月中。旱炎爍爍。飛土奪日。遊氛溢空。或車或徒。心務不同。爲害痛者。不惟在農。居無幾何。天乃憑怒。察民無罷。下洗其訴。陰祇告露。陽曜當措。騰龍汩浪。其寐初寤。排六合而上飛。倒百川而下注。懸流浩浩。靈怪相刺。迅雷竊發兮。狂電交熱。聲驫綱軸兮。氣愊日月。惠於魯而巫尪止焚。溢於河而夸父不蹙。雨始未作。大人貶食。乃雨既垂。謂君何力。君茲事帝。帝報之德。雨既油油。兆民不識。大田芸芸。溉渠脈分。關中之人。負鍤成雲。伊農趨時。如項伐秦。天澤汪濊。與人不仁。穆穆天子。綴旒高視。旱天方霽。王國如綺。南山峩峩。橫碧千里。八元挺立。相與而議。昔湯之旱。堯之水。一則九年。一則七祀。力何不勠。禱何不至。浮天赤地。罔不畏死。今純陽微升。膏澤洪被。於我后之德。與堯湯百倍。斷可知矣。時有不肖。泣玉於象魏之下。而竊聞之。敢不誌爾。

交難

交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爲恥。昔人病於無友。嗟友不可以已矣。絕壑萬丈。鏗鏗（一作歔歔）龍吟。元雲遂興。六合爲陰。碧山嵌空。虎嘯其中。百獸悍慄。叡焉長風。夫物以類感。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契不祕。可久之契。先古稱制。（一作利）言求於斯。不可易易。二氣陶甄。曰人是先。足矩地。首規天。大朴摧頹。六情入焉。一與一奪。喪其自然。積有一（當作億）年。人增險艱。使我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末流濺濺。潰我素源。源無清流。棄沈逐浮。詐（一作作）色自伐。僞心相求。睚眦竭歡。未竟成仇。一日銷落。速於凜秋。朝榮無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柏。千尋無儔。直天而生。高干斗牛。下睨羣植。匪堪與侔。何者爲交。窮達不與。樂亦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率由。破產作惠。不相爲酬。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卿千里之哭。今人則無。石父解縛於齊相。知罃負慙於賈夫。賈夫信微。其可及乎。（一本無賈夫信作行及作有）知我則友。何微之拘。古人奉交。都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慨然。隱憫就辱。激昂自堅。及夫據兵而坐。勢不相果。（一作必相危）白刃可追。赤心乃攜。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嘻戲。交之難兮。以利苟合。忿深咆哮。予常戒之。不妄語交。矧今之人兮。實蒙虺蜥。是故獨處兮而悲蠭蛸。苟沒者可振。予願言與鄰。驂吾祖之駕。捧仲尼之輪。義者友其義。仁者師其仁。不其善歟。何滯於斯憂辛。

東還賦

我思西來兮。猶前日之未除。歲迴復兮。倏歷五稔如一息歟。咄嗟我道甚直兮志甚迂。若陟景之無所。涉川之無涯。今雖非乎乘車而輈除道。亦庶乎執笏而還家。我之家兮。逼江湄而臨海澨。其地則古有吳王夫差十代之風兮。但傳乎稽古。數畝之宅兮。不樹乎桑麻。親之慈兮。兄之友與弟之悌。常濟衣而菲食。吾安得以夫役役此還之爲華。乃命僕以誥朝而必上道。問何有。則曰始來之寶刀經筒。其外則毫末而無加。於是乃出國門而東騖。乃賦其言曰。東還兮、直書吾意而罔差。風蒼茫兮、候入八月。灞上之日西南斜。城中之人或持酒肉以送我。覩夫車馳馬顛兮。無非別者之爲邪。繇是酒不飲兮、肉不御。咸回回兮、一泣而歌。苟天下之人兮、離合之若此。矧吾高堂爲念之謂何。乃三肅而行。順彼長道。忘自東西之相遐。

苦雨賦

帝何爲乎何譎。歲何爲乎何祥。永何爲乎競火。陰何爲乎乘陽。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今則反矣。所謂合德者。變化合其序。所謂合明者。進退合其常。今則反矣。夫君德行乎下。天德行乎上。行乎上者下合。行乎下者上讓。今世則反矣。謂之合德則非應。謂之合明則迷嚮。豈大人之德有時而不合天地之德有時而用罔。堯之代九州淪胥。湯之代天下焚如。彼二后者。帝矣王矣。其有所不合者乎。蓋所以天道遠、人道邇。不可以知約。不可以知窮。已乎。客曰、非也。夫堯之德合天以仁。天合亦以仁。夫湯之德合天以時。而天合亦以時。故堯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湯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堯所以爲帝。湯所以

爲王。其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矣。子誣聖人。吾不取矣。由是之堯水、堯民不悲。湯之旱、湯民不饑。故誌曰。聖人在上。雹不爲災。其是之謂乎。子何陋矣。曰噫。吾聞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人君之知也。又聞一夫不獲其所。則曰時予之辜。人君之仁也。今霖雨彌月。莫覩天符。雨陰氣也。陰疑於陽。必戰。其水乎。其兵乎。下民有不獲者乎。予豈若商之患利、農之憂苗而已乎。誠有已念也。夫堯之水而人不悲者。舜禹稷契之在朝也。夫湯之旱而民不饑者。伊尹仲虺之爲臣也。雖是八年之水、賢乎三季。七年之旱、賢乎二世。所謂有德者災非其害。無德者吾見其無災而爲害也。故神降於莘、虢之災也。熒惑守心、宋之祥也。二國者厥猶然也。堯湯之德。孰曰不動天地乎。

授衣賦

窮秋之月。寒露既降。陽精既衰。陰氣初壯。川流清迴。天宇寥曠。觸物易悲。幽懷難狀。於時元鳥已逝。白駒迅奔。枯木盡落。愁雲正昏。於是輕裘公子。長纓王孫。隕如雨之涕。驚離憂之魂。絕朱炎之盛夏。想冰紈之微温。匪一腋之克成。價千金之一作而。靡論。則有征人之戍。遊客遠道。蕭條萬里。葉下如埽。展轉百年。志何能保。纖絺未攜。一作韓。華髮先老。責頹光之不駐。歎涼吹之云早。繫帛書於勁翮。秣戰馬於征草。蘭閨少婦。瑤琴徐擊。散涼風於幽幔。流皓月於遙夕。生不工於機杼。意頗妙於刀尺。忘其圍帶忖以疇昔。青泥密封。紅牋淚滴。庶因夢寐。遂達行役。則有如賢非賢。烈心愎然。茹菜郊墟。被褐不全。方覩飛礫振野。遊氛翳天。

海上斷鴈。林間獨蟬。使我躑躅不進。拥心自憐。忽遇翰林大夫。揚眉奮鬚。叱僕問曰。幾年業儒。衣不完縷。體無肌膚。豈不爲連蹇雌伏。邅迴守株。今欲邀之以同袍。策之以並驅。審將焉如。僕謂曰。道之未行。節曷可渝。請竢天命。汝無我虞。

李元賓文集卷三

與處州李使君書

觀在朝無近屬當路無至親藉父兄之慶餘篤信義以立志雲雨未泰其節彌固才命非厚欲強不能哀鳴吳坂之側翹思魏闕之下自缺一字絕絃知音遂稀今之王公大人朱其門肅其衢見貴要子弟則缺二字前席見貧約等輩則不容曳裾何嘗覺非相效爲善且士有才與藝而不北入洛西入秦終棄之矣觀嘗言向同道勉而速行昨日遂有白衣少年掉臂而往連牆數子祖離於吳閶門外忽見巨舫齊軸危旌卷流一作橫於古河周以翠幕因詢路人曰處州使君移病屆此曾歷京尹鄆瑯大夫觀曩固聞矣乃屏息而走趨還陋居寫誠於紙持以上謁伏惟十叔使君覽之十叔典縉雲之日美聲溢海內佳話滿人口開閤延士如水赴壑財無積實賓至如歸時觀寓於浙右卽欲馳造反覆而念薄言介懷何者十叔之門芝蘭競茂後缺一字臭味恐不蒙植是一也又以十叔之客諛媚而進觀爲性愚訐慮有詭勝之禍是二也又慮十叔所重以權勢所受以論屬脫若轗軻祈益得損是三也又畏十叔重屏羅戟而不獲俯仰取人以貌而不遭遘遇是四也故躊躇而止卻入圭竇尋聞表以辭疾詔以養閑觀慙失其計慷慨內責初謂駕足旣劣龍步難追若何歧路之隅霄漢觸目深冀榮及於弱植渥流於本根則照乘之末輝九里一作重之

浸潤。十叔巖廊英幹。府藏珍器。孤秀不雜。增瀾無涯。常披腹心。不隱胸臆。道之偶矣。人咸附之。觀名雖未彰。日用捧慰。願備灑埽。不知曷如。閱見天下弊事。尤要刪革。以十叔令望。方宜擅之。豈可逡巡也。世閒嗤彼曠職。不知是行也。將何所之。詣朝廷乎。遊山水乎。朝廷正納諫。山水不足樂。十叔早覲皇上。無滋淹滯。執政渴賢。不致一作亦勤久。觀久負丈氣表。五車筆鋒。而困於艱簉。不克奮發。坐被愁役。動爲病侵。勞生未安。壯歲能幾。每藿食不飽。窮居若醒。不知蒼蒼天可階而問。十叔異日得用鴻恩庇之。斐然成章。以代木訥。庶降憐惠許無缺一字戰惶觀再拜。

貽陸州糾曹王仲連書

觀羈旅之人也。運會未合。汲汲不暇。無由缺一字謁王公令望。瞻仰已久。公之政理。自以何如。枉直之閒。孰可苟且。觀非在位。敢有所論。論之是非。卽仰一作由執事。願傾耳目。少尋鄙談。夫朝廷憲章。懸之柱史。一郡綱目。非君而誰。錄事參軍者。所以兼弱攻昧。奉上肅下。衆司之重器。外劇之利權。揣量得失。操舉疑滯。使閭閻息其訟。封略播其美。一曹一局。淒然涼風。無小無大。煦若春景。事均勞逸。人緘怨讀。則齧肥乘駿。不有靦怍。誠此作者之展用也。孰可俯同散吏。屈比庸材。上官之政不能佐。下寮之事不能達。令願言者吞舌。欲視者俛眉。立貽伊戚。坐受流議。竊所惡之。且公之明幹。少與爲侔。威亦震矣。要且奇迹。尙隱芳聲。未聞不度疎頑。遙託札牘。萬一相通。終無恨焉。前此邑貳朱利見多年遠客。非累削官。公豈不悉。微祿未舉。

沈疴殆絕公豈不知此生眞木人石心得及今日側聞州將撫之甚厚言與津致事猶陵阻觀與朱生胡越之閒耳但念同類非私朋好一作用字猶祁奚爲言朱博代訟以彼方此今猶昔也且朱生有三寸之喙近百中之手交必盡節義能捐軀才名之人多與爲友嘗見此生見說區區慕公公之尺書編次盈握動息寤寐著之衿懷仍謂觀曰王公奇士豈不憐我因覽公翰墨測公深淺公眷朱生豈不親密未審執事竟將如何嗚呼噓唏此生抱屈心破積憂頭白泣盡垂血慟餘失聲意不可盡之於文言不可窮之於筆如觀之拙何能具陳且公位當其要刃有餘地不察舉冤塞周贍困窮使移理就人植德歸己此亦公之所職誰曰不然嗟乎忍使一人龍鍾無託濩落至死而素飡之輩怡怡自安觀輒爲拊髀長歎且於執事其能快乎嘗聞刺史委公利害納公可否朱生漸弊願公早圖之觀兼有拙書致於專城論朱生之事便投公狂簡驚遽啓言缺一字不畢志志亦可見何能盡言言雖不嘉愼勿貽辱觀再拜

與吏部奚員外書

觀天授之器而不授之辨是以每拜於前若不能言及還旅居嘗懷所恨亦欲默已懼未知之一作之知故申愚淺望加省覽觀之心與天下之人心異其所務亦異觀小子方讀書學古受嚴師心訓屬文勵志缺一字可久之譽年二十六七之側始合遊人閒求隨武子郭林宗之儔以爲行媒豈畏鳴不驚人舉不戾天者乎今天下之人則不然或學止膚受或文得泛濫有崔盧之姓缺一字親戚有酒肉之賓結一作貴給往還依倚

而得。得能便已。是與人之異也。又言所務亦異者。如觀之務。非爲己也。有親而貧。旨養不充。僑處江介。無素基業。所以冀願速逐薄名寸祿。以給晨夕之膳也。而今之人。所慕未必爲貧若孝行。但欲身上有片光耳。是所務亦異也。十丈試凝意察之。其事豈不然也。觀之舅與十丈日與相善。古人之分也。始命觀曰。吾有故人某光大威重。人之傑者。必能僑成爾。況爾我之甥。觀庢拜舅之言。比伏下風。知非不深也。禮拜不厚也。僑儻之分未之有得。不以觀形甚么麼。文不穎脫。恐言之爲有累耶。近者竊審高義。愈見其志。何者。十丈賞常人文與觀之文同。所賞常人之情與觀之情同。而觀獨務刻鶴（當作鵠）之末。希有因驥之力。亦何異弋者守空罝。行路喜遺契哉。噫。嘻哉。是命屯歟。時屯歟。文屯歟。如三者必有一未泰。不爾。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乎。今甚病者。莫若羈旅。曷有帝城之下。薪如桂。米如瓊。僕人不長三四尺。而僦瘦驢以求食。有時不食人畜閒日曛黑未還。則令憂駭。一日不爲。則便失飡。第五倫靈臺中。靈輒翳桑下。不甚於此。觀寄國子監時。又聞舉子其艱苦憔悴者。雖有鑒鋤其才。不如溷肥躍駿足黨與者。雖無所長。得之必駃。觀是以益憂之。加復入此月。夏草盡綠。朔風之情起。白華之戀切。無衣之累嘆。偏在遙夕。倚廬之永念。頻入愁夢。乃既明發。氣淚嗚咽。十丈得不惕然視之。而忍高觀於營營之子。夫營營之子者。觸目千萬。待觀其閒。將何望焉。昨者有放歌行一篇。擬動李令公徼數金之恩。不知宰相貴盛。出處有節。埽門之事。不可復跡。俛仰吟惋。未知見由邂逅不動。亦虛棄也。今去舉已促甚。自激發其有未知已者。大可畏也。俾未知之

有聞。非十丈誰哉。鵬飛九萬。一日未易料耳。觀長跪聽命。

與右司趙員外書

羊舌大夫謂叡明曰。子不言、吾幾失子矣。仲尼又云。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則知士不得不言。言不得不文。然言之不失、行之能遠。在員外也、不在不佞至於心與時事。固不可不奉達員外。亦當一一詳悉無脫略也。觀東人之後。十歲讀書。十六能文。不止能文。亦有雄心。及茲弱冠。頗覽古今。輒不自量。謂可以取天下之名。遂以去歲三月賓來咸陽。一之日、舍逆旅主人。仰見帝居。雙闕入雲。顧身仿佯若遊塵止於五岳之高。二之日、持無似之文。干有名者數公。望其刮目以鑒眞。作致身之椎輪。客去門掩。然以寥寂無言。三之日、飛廉始春。春官解褐。試士於司存。觀亦捧手蹀足而屈其不羣於伍。四之日、灼有明文曰。我采不渝。爾則懷珉。既如是矣。則有故舊者。置酒一榼而歡飲之。以得失相安。然常人有情。亦不免悵焉。由是天球減價而喪色。鏌鋣不寶而奪銳。減價者卻委以櫝中。不寶者未倚於天外。仄聞員外好人有奇者。故緘二物以代謁。斯二物者。非好奇君子。則不足以爲託。然猶慮其未甚悅。故復重述耳。今之人學文一變訛俗。始於宋員外。而下及嚴祕書。皇甫拾遺。世人不以爲經。呀呷盛稱。可嘆乎。然世人之庸。而擬議於數公。其猶人與牛馬也。以觀視數公。則皆師延之餘音。況能愛世人之蠅蚊乎。夫能以觀之文言於世人。得非會羣聾而鼓五音。曷知其由來哉。方今座主五百年之閒出者。觀三千里之賤士耳。座主有至公而觀無聞焉。

非觀獨恥之而員外恥之何者使誠無可聞而望一至作有聞欲速之過也使有可聞蔽賢之過也員外必澄神洗機而鏡其是非無黨欲速與蔽賢二者之理謹留短書於宅並詩三十首尋拜高風以聆員外之玉音觀幸甚

與膳部陳員外書

文之難言也久矣是使爲文者紛綸無人察其否臧焉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遂令怨咨之音作苟且之道開荆璆無價瑊玞有輝仰惟執事坐而相之得不然乎當今朝廷洪雅尚文以文化人四方翕然聽命於有司有司於是乃以詞賦瑣能而軌度之聲稱叢聞而搴擷之謬矣哉失在茲乎原夫先作之立軌度者懼常才之不及也非罪其過也抑亦有良材茂器或所不識也博聲稱者有司之至公也亦至私也且聲稱之始十九黨與已乃惑之識不自勝襲私載公是至私也設有一人乘語未終而難觀曰軌度以考其能違之者子何病聲稱所以尋其實也無之者子何病則曰命哉非願去軌度塞聲稱二者誠仕進之嚮也蓋欲有司之留視於軌度之外者綏聽於聲稱之遺者勿以人之好惡奪己之精理也何者慮良治之巧無消冰之術鏌鋣之銳無補履之用而因投棄爲代所笑耳是說也得不近之哉實所未言於人常用叩之執事耳觀長於江湖之鄉學於仁義之書微有志義仍近直方不苟與人亟於自求從學兩年屑屑焉人之未聞名之未成進取無嘉謨環向多窮愁視形如陋視文如愚憤之用勞罔之攸安欲如之何執

事文章之儲。文詞之師。扶微削訛。可以厚名。殫鑒靜夷。可以辨文。觀也於焉捧卷如歸。言莫卒徵。不知悚競。觀再拜。

上陸相公書

觀小人也。伏思不肖之身出自大賢門下。其爲幸也。不敢忘也。今者東還拜親。卽不得以起居執事者。將何以申大賢小人邈矣之閒。乃致其慺慺戀戀之心也。於是乃屏窮處之中。集常念之言。修辭謁之書。其一所以發揚狂愚。昭宣緝熙。其二所以遇知託分。原始要終。胡敢空言濫讀左右。（一作濫說以讀左右戲。）傳曰。言、身之文也。文在乎身。非言不見也。言爲善召應。蔑有遠近也。伏惟內之。觀於相國門人也。相國於觀師道也。門人得請於師道。師道得訓於門人。古之典也。是仲尼門人七十子之徒。皎皎如也。申申如也。觀誠至愚。不能膚敏。然頗常思古今治亂、邦家大體、生民之難、君臣之際、以爲意也。豈徒焦氣力、勞形神、潤飾言詞以自賢。且相國昔以章句知之耳。今固亦章句待之耳。緜是越石父不言。齊相曷緜加命。韓信不言。滕公曷緜奇之哉。伏惟念之也。伏惟內之也。觀幼養於親。長敬於家。非良朋善友寖明寖昌之道也。然天之與識。蓋忝文翰先生之書。其見有圖功植節。周旋忠毅。信誼生死患難之閒。或翺翔倜儻。瑰名烈行不變者。則甘心願之。其餘深言一（一作旨。）徵文。則萬未知一。家貧無以自成。性顓不樂他能。灼如也。不得已乃拜親而來。無一金之資。五尺之童。莫與合者。飄無處所。鬱乎而懷。浩乎而思。是亦多爲風聞所訕。不聞雷同所稱。

時之來也。而獲遇相公之權衡文場。博哉其度。堅哉其口。不以譽就。不以毀搖。既事之時。亦盡一時之良矣。而觀特爲推擇。起離曖昧。居置昭晰。翕乎下流。以干時而思也。無異起白骨。出黃泉之惠。不純大也。此所以言其幸也。不敢忘也。及其罷也。卽思歸還。供養庭闈。俛仰淹留。復以逾時。乃應選科。不自計量。幸去衣褐爲吏。於公益用感遇之無窮也。而貴益重。賤益輕。故無易由言也。莫開說也。比者數與其得造左右。溫顏而愉匪及論議。意者以其駑庸不足言也。是日以念之。月以思之。時以疑之。不自已也。當其進時。既不以言而以言者。所謂干議也。當其退時。既不以問而以問者。所謂犯貴也。下懼二者之爲尤。上無一言之可談。如此則下之思慮塞矣。上之聞見褊矣。觀於左右悠矣。古者有詢於芻蕘。有不恥下問。經垂厥文。不亦懿乎。今者將有所陳。幾贊謀猷。先陳爲容。倘蒙降鑒。觀惶怖。幸甚幸甚。觀聞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本是。故能若天之時。迪地之利。輯人之和。以平天下。以育羣生。以祇一作祀天地宗廟之神。夫言通天下之志者。卽生民庶物哀樂榮茂。無非知也。夫言成天下之務者。動作云爲。開利除害。無非務也。夫言不疾而速者。君之號令也。夫言不行而至者。君之德澤也。苟德澤加。號令信。利開而害除。民悅而物遂。則天下有幾欲至矣。安得不曰神乎。不曰深乎。然是者曷由臻也。誠在理運遭明主。明主遭賢臣。賢臣舉善人而官之。乃能今相國既輔睿主持政廟堂。當仁天下。則用何而相聖人之道。用何而成天下之務。伏欲聞其言而頌其實也。噫。夫惟宰相之

官陰陽之鑪冶天下之樞轄賢人作者之器用也非守常人之所宜坐也故不可以序進而久升也董仲舒雖未久不害爲輔佐繇是相國立身以來不二十年踐乎諸生與乎三公鼓動天化鉤深含靈茂實蔵蕤榮聲洋溢烝民之詩曰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一人有命仲山甫將之猗歟實相國之謂歟相國何以承之哉切惟三年於茲天下亦無大不治民亦無大不安陰陽亦無大不和而議者竊不能云曾不討其本而思其中斯皆好言鄙夫且人君內設公卿大夫理內也外建方岳侯伯理外也內外之官各得其理今議者則不然覩一職之乖則曰宰相聞一郡之災則曰宰相聽一民之咨則曰宰相苟如此而求仲尼巫咸不能無過也然議雖非不可不察也天下之人理難求也執事但求人之要而不求天下之理則非也夫天下之人不可盡勝執事者耳目之至也當在用人而理也用人而亂也故昔漢用張敞召信臣文翁則理也用東廣缺一字則亂也然則有刺史案其治亂隨而陟降三代以還有考績之典今則闕然無取州郡者或連歲而來逾紀而去惡不加懲善不加勸害民者滋深利民者不立和氣爲仁沴氣爲災人傷憂苦則和氣不興沴氣升至虧損陰陽結積水旱牧守非人之故所生也一人不修一境罹災十人不修十境罹災修者寡不修者衆則沴氣多和氣寡凡天下幾十境而不薄邪近者天下往往水災是其徵也今或不能率復三代與漢舊典何不選舉公良分郡按察邦伯牧長責其親臨及其風俗以勸以懲又漢朝每策舉髦俊賢良之士吏事咸通儒書問以治亂求以災祥處之民上試之藏否國

家曠之殆殊急賢吁黔首之上必有欺吏白屋之閒必有純人缺一字二不用務奚以成天下之人必共而安之天下之務必共而成之任有怍職是謂不朗忌而不求是謂害賢宰相職也在明二端昨者盧賈二公同升台鼎天下謂賢相公薦賢莫不欣欣偉乎稷契暨乎十臣且出自門下永懷懽謠惶怖幸甚幸甚竊惟前後相府多相繼踵咸遺要道罔思經綸前化蕭何後法曹參何多誤也天下之敗則緣是乎又漢有何武辞宣爲相時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公又申屠嘉傳曰嘉死後皆以列侯繼踵齪齪廉謹爲丞相備員而不能明發功名宣帝時上日親萬機考核名實而魏邴之徒總衆職以稱上心陳平對高祖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任其職前史載之必謂相國常所留意邪觀念今人君循理有類漢宣而相公亦宜舉魏邴之長班固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魏邴有聲是時黜陟有序公卿稱位禮讓興行觀樂覽漢宣之代二賢之理一作制故以言於執事者竊惟朝廷用人大若未盡艱虞已來百司不綱事或流末官備職虛多不厲已有能倍於官有用寡於職有亟見於除有久不得遷夫用不及職則職廢官減於能則能怨亟除長躁競久不遷者傷偏頗則缺一字或作陳侯使卿大夫各仃其職或不然也或聞天后故事百官去位展轉相舉稽狀一作伏用人莫有苟知逮開元際多有賢良皆曩之遺舉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庶可法也可期理安或有謂相國曰時之無人也此甚不可聽也誠用之未當令驥捕鼠則何由得也以劍補履則無由剋也責燕雀以六翮之用則何由致也用之

當用物且廢遺況天下之士行道甚難也逢時不易也行道甚難也而天下之士不以此時遇相國而相國不以此時得天下之士則千秋不可復期嘉會不可再來盛德不可久持故昔人曰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明其士無時無特達也猶馬無時無千里者也甚可思也伏惟勿忽之也雖然大略在官人其次偃兵語曰天下安注意於相今四海八方注意於相國之時故不敢復以兵問大君子也小生伏辭無加拜跪今則無端陳利說害相國之明曷不至也天下之能曷不畢也以爲狂愚厥惟闕也以爲庶幾厥惟詳也以有容德乃大斯之謂也感戀於門出涕屏營觀惶越再拜

上賈僕射書

觀江東一布衣耳客遊長安五年以文藝求容而無特達之操藉甚之名固不當以干王侯大人言天下之事也然竊聞閣下光大含宏博采兼覽隤然淵乎焯鑠今古言仁義則天下莫不宗之道權謀則天下莫不先之若禮智忠信溫良易簡之德天下莫不稱焉誠哉閣下生人之傑者也若閣下憂國忘家安人缺一字君宏道遺物與時不爭則天下一人而已誠哉閣下戴盛名負盛德者也然閣下於藩之事則既聞之矣來朝之事則如何哉陳何利宜以補天下進何計謀以光朝廷閣下此來其有意乎不然何人望之不淺也今天下不爲不安矣朝廷不爲不盛矣君臣不爲不和矣運命不爲不樂矣是知將諫者難以一作其說將計者難以一作其詞自非方伯元侯及三公純仁碩德之臣從容對歎終朝移時則何能發其深慮

規其長圖於人君哉。今天下所務所勞所費者。在邊在兵在食也。爲憂也、爲患也。弗可弗慮。思之於危。則無所及已。知謀始固終。斯爲時也。且夫守邊要在乎兵。所以養兵要在乎財。所以生財要在乎民。所以養民要在乎政。然則政爲民之命。民爲財之資。財爲兵之府。兵爲邊之守。其相藉如此之大也。其可忽邪。閣下之至以來。亦常與人君語及此乎。不可不思也。何者。以閣下方鎭大臣。入覲於王、上下勤望。思有所助也。今則罔聞。卽以已乎。伏惟閣下慮之。且今軍食重務。安危至道。君臣計謀。天下性命。惟居大官享大祿之臣所得共之也。閣下豈不謀哉。夫貧賤固陋之士。尙日夜齊咨。思有所計。則閣下去就。豈容易哉。今底寧東方。屬在閣下。朝廷去就。則已明矣。伏惟閣下必有所計而後已也。孰敢不幸甚。觀方欲進謁旌麾。申露心款。厥路無由。且懼未察。輒先以短書。藉以爲便。若有可嘉。庶垂引遇。企踵窮居。伏竢還命。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

觀辭達盛德。曠阻拜跪。自始及今。三改其時。方寸之心。戴慕何窮。但以久寓之身。無所取資。故或丐於北。或遊於南。秋夏逍遙。途極還東。業不增舊。文不加新。將往拜見。愧無所容。終乃因循。懼日至疎。執事方擅名於時。出入兩宮。上悅對問。外內公卿。無擬議。無閒言。斯乃前漢賈誼、王褒之徒弗及也。豈復能思觀之在天下竊竊哉。然觀嘗以未成名前。高見揄揚。遠邇之人。以觀爲執事門生。然作公門生。當人此言。豈曰易乎。豈曰蕩乎。誠敢望邪。誠不敢望邪。然每思念士有勝己者。而上薦之執事。以恃知德之深也。常用爲

心。今有孟郊者、有崔宏禮者。俱在舉場。靜而無徒。各以累舉。可嗟甚焉。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崔之文雄健宏深。度中文質。言之他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執事導之。翬流於觀日深矣。故得言。今輒以二子之文布之下風。執事豈以爲黨乎。蓋良匠之明。有所無由而見者。二子之美。有所無從而求者。蓋以慕舉爾所知。遺其友之言。慕之多以至不量力也。其孟子之文奇。其行貞。其崔子爲文。如適所陳。爲行則磊落不常。俱非苟取是之人也。特惟哲匠執而匠之。引而塗之。未若觀之愚也。嘗示處分維摩詰贊。初若不安。應命乃遲。方今勵精。上或可觀。

李元賓文集卷四

安邊書上宰相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中華之人得之離四氣爲四方而蠻夷胡貉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爲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物之智元黃冥成之心者乎故一無故字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記薄伐之師殆繇鴻鬻一作鬲之風未甚流沖漠之澤未甚醲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謷謷至於逆三靈掊生人元元蜩螗魁傑駿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鑒哉漢孝武承業之殷一作盛負材之雄隘函夏鮮黎庶一作蒸將郛窮荒而寓不鄰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而功患相儔訾一作詆盧殫兵老靈仍於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罄君臣興謀遂有鹽鐵車船榷酤六畜之租興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乎矧乃乘秋之虜常存討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鑒哉噫維皇唐操璿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猾我右陲儒之策曰和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攜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乂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贏可俘太宗元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

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土刓故（一作失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豈負鼎虧折衡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吟。（一作歎）且周曰獫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徼。羌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且宜。（一作橫戎）所向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若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而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法宮。左右進佞。（一作退）焉得知安邊之事。（一作要）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爲懷。遑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日（一作恩）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周而忿生。然塞卒饑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卻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戎無卻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聞築城於虜蹊。遷民於虜濱。城適罷而寇竄。民未居而囚拘。彎弓者卻行。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蒼之產。將軍得外娛（一作媮）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尙平。欲戎之可卻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鼂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

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候折膠。一作相膠。國不得殫下民胡不謂作得。用周漢之策。範孫子之謀哉。又竊觀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嬪。一作嫁。實國家思往年之績。垂不臣之姻。然聞烝報且數。貪惏無侈。一作厭。而主上年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人伐胡之誼。難一作復。採賈生五餌之言邪。愚竊以爲無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臣。一作使。不可以日臨穹廬。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侔。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然而觀諸侯。愚敢以棄同卽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願國家曠兵於茲。汙令一作命。於斯者。皆巖廊之亟辰旒之虞。而屑屑狂夫。亮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倫。俾委輅輸貲。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觀再拜。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新定劉法師、大漢之遐裔也。老氏閒氣。性識沖厚。體貌魁岸。弱齡味道。雄節邁古。淮海勝景。無不綿歷。一作遊。一本有研精茹本。歷載紀。雖形存方內而神沮。三太素。天機不淺。積學所運也。可與董奉抵掌。葛洪拍肩。先生以至德三載。束脩身。一作制度。配住茲觀。歸然端居。煙霞排空。松桂滿目。抗出塵之想。秉超世之操。無何、大厦之初。綠林狂寇。作禍斯邑。居人萬戶。冰裂瓦解。曝骸骨於郊野。注膏血於邱壑。桃源化爲戰地。羽客倏以蓬轉。先生乃披霓裳。缺一字。丹訣。將適南岳。塗經鄱陽。先相國第五琦時左遷鄱陽守。其人廊廟之柱石。帝王之股肱。澄波一作波澄。萬頃。壁立千仞。先生於是植杖以請謁。一見而斂衽。再見而倒屣。忘言相契。率一作意偶合。

於時先生跡（一作法）播南楚。聲動八郡。故江左連帥路嗣恭。其人寥廓之勁翮。銛鋼之利器。忠信亞前史。文武表前代。雖受年不永。可與三傑並驅。復雅重黃白（一作老）尊崇虛無。始聞先生。望風委質。先訊以簡札。後聘以車乘。服門人之禮。約方外之友（一作遊）。如是未幾。路公歸朝。先生汎若不繫之舟。亦厭凡境。大厤十三年。旋此舊跡。未盈數歲。陵谷殊狀。親戚耆宿。淪喪略盡。所止堂宇。荊棘生焉。闔其儀像。塵埃磨滅。寒葉（一作猿）墜。墜於灌木。山鬼聚於叢薄。先生頓足而四顧。攬涕而興歎。惜馳驚（一作光）於過隙。念往事於餘燼。乃假村丁壯。勠力芟翦枝（一作板）。築頹址。塹除崩榛。構長廡以柯（一作梓）。漆飾危殿以植素。激引元旨。招攜道流。先生乃於其觀西南隅獨立高堂。智者與議。良工操斤。馮山建基。鑿石開戶。墾礎确以植靈草。撥崢嶸以樹修竹。苔駁行徑。風吟步虛。巖生夏雲。林散秋色。先生方據梧清嘯。裘茗留客。且我所貴者隱。所貴者道。道以隱而含耀。隱以道而無悶。翫是幽處。得非仙府。不必瀛洲方丈。乃爲絕境。先生自然以得眞。依眞以養生。瀟灑無事機。沖淡無戚容。高談能離堅放意。能了空噫嘻（老莊之徵言。先生決之如扣鐘。人閒榮位與多財。先生視之如浮雲。是以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一作友）或所與過者。其唯縱古之士。遁俗之人在乎。昔元宗之有天下。得道之統。垂五十載。億庶輯睦。四夷亦甯。自後（一本有國家）多故。皇帝旰食。二教稍弭。兵符競趨。深慮是法。不可振茲二教者。三界之根柢。羣生之雨露。使匹夫取舍。亦有損益。用之於上。其可廢乎。竊悲大塊勞我以聲色。要我以名利。未果握先生之手。登先生之堂。然不死之術。願與共有。臨壁抽思。旌

善人某年月日記

與房武支使書

支使職佐方面。公才絕倫。其分所部來督屬郡。必以舊二千石將去。新股肱守未至而應盧編黎失業。欺吏得伺便。是以中司據案輟食。賈支使餘勇。俾威之德之。支使下車人以之安。奸心欲萌者。若烈風捲危葉。惸獨無告者。譬枯轍沃膏雨。闔境不擾。殆將晏如。問公之秩則屈於馮郎。觀公之政則優於杜母。然倘翼一舉。誰能料其高下哉。觀靜居養晦。束髮初冠。累受郡薦。不隨計偕。直以無親於權右。寡譽於鄉曲。陸行闕徒御。長遞賃資用。每西顧而笑。知難入身。徘徊斂歇。罔自酸念。嘗聞古聖欲濟先濟物。欲達先達人。卞和再刖足而不去。欲濟物也。禽息一碎首而不悔。思達人也。側見昨者此州舉人陳昌言、朱公薦、戴察並以才獲送。而不果往。或以親老而惜養。或以家貧而莫進。相會而議。不知所安。羣吟動風。衆泣成沼。況秋節轉厲。羈心益雄。恨天下丈夫不可投刺。碌碌之類。雖投奚爲。惟公秉干將之利。挺荊楚之秀。方釣名之日。亢得路之地。觀輒欲遂君子之美。張小人之謀。其陳昌言等。執事誠宜徹重味於膳夫。抽月俸於公府。實數子之囊。備二京之糧。則公之德聲、日播千里。魯衞之客、爭趨其門。亦可謂委能於聖朝。豈止殺身而已矣。言用與不用。公其度之。不然。則言之於有司。取我王稅。量其豐省。贍其所須。亦足明非常人有非常之事。將白於連帥。固亦惟命。相時而制變。亦惟命。昔漢武帝詔郡國貢士。縣次給食。此明天子也。灌仲

孺好禮敬賤士。推拔下輩。此賢大夫也。公能收納任懇。則善不可加。問之數子。乃釋鹽車之患也。公若輕財惜施。輕士不卹。使觀之言如水投石。則行垂涕唯唯而退。言公輕財惜施者。若公府之積粟腐貫朽。曾不賑窮貸乏。而多爲典牘小吏。狗鼠薦蠹。鮮不千百。豈不輕財惜施歟。又言輕士不卹者。則陳朱戴者。銳力詞翰。腹歉翅折。不能達颺。而執事高視蔑有救心。豈非輕士不卹歟。且公波瀾在衷。深淺未卜。先設以與奪。願筌否臧。嗟夫。當春正植以桃李。卒歲然後念一驗。作松柏。公留意而圖之。觀攝衹而長跪。

上杭州房使君書

觀白衣之王臣也。育於天人閒二十年矣。膽薄不敢以干大人。頭方不足以扇知己。以此而食。誠愧之哉。而聞使君德宏列郡。名截區宇。翕歸人望。轟動朝聽。灌注我元造。昭蘇我蒼生。實宜居中作舟匡上。調鼎千乘之任。未周其用。君子之議。以爲屈焉。觀稟疎狷之性。執廓大之志。而不能與羣俗爭狎。獨兀爾憔悴。固事亦無可談。然渠所論。不過物之貴賤。利之豐省。相斥工拙。相旌是非。乃令慷慨之人。有霸王之略而不得語。反見疵瑕耳。嘗以天下如使君者未乏。如觀者不少。聊且收涕於衹。束臂置胸。庶幾於鷁鷁不遽歌龍蛇也。使君令聞熙洽。穆如清風。家鍾其祚。天契其之。一作秩。人莫得而涯之。竊窺使君。善美雙著。其善也在乎制事中度。立政有要。吏不慢局。獄無撓刑。斬前守之苛弊。若嘗夫之去草。能於是。民頌之曰。雖有饑饉。必遇豐年。大盜既去。我公來臻。斯使君之善也。其美也在乎雅量汪洋。神機貞明。蓄山之靈。洞人之

情鑒有所臨。細無遁形。麗藻之振。其音鏗鏗。斯使君之美也。使君頃在幕府。及統留後事。禦卒競勸。疲民惠和。敏見洽聞。高謝朋伍。不然者。何得奮於戎佐。而一舉趾跨上二千石歟。嗚呼。海內同軌。四方萬餘里。出使君之境。誰獲小康。非使君之民。罕霑大賚。郊邑騷屑。人胡疇依。豈不爲歲時薦之以水旱。官長墜之於塗炭。觀甚不佞。猶知痛之。雄飛丈夫。豈止嘆息傳云。自非聖人。內甯必有外憂。今主上非不聖。但輔相有闕也。以觀庸意。倘挺使君於廊廟。則中人以上不爲。非中人以下遠惡矣。今特遣處民之上。利身而不利國。在朝之右。諛媚不直。緣邊之寇。蜂起爲蝥賊。觀誠守貧窶。無卜式裨國之利。身復多病。無終軍繫虜之力。但怒發撫髀。氣如騰雲。苟未獲謀。何命之劇。終固當曳履見天子。借劍趨相門。盡養民治國之計。逐倚法尸祿之吏。使衞青重揖客。孔子畏後生。使君輾轉覽此書。觀非寓言也。觀將適於越。途經貴州。無何遇疾。不獲俯謁。迫以月盡於紀。道賒其程。衣衾素單。糧糗倏罄。惟有塵鏡委匣。韋編在囊。滄洲目前。風水相駭。默默長顧。便堪酸心。艱勤於下邑。悽斷於易水。使君知否。知否。念茲在茲。蒼黃寫言。兢懼待命。有觸忌諱。願開含宏。月日觀再拜。

與睦州獨孤使君書論朱利見

觀潔身履缺一字一作絜身復古。立行師古。臨事不惑。見危必進。秉此數節。時人罕知。伏惟良寶匿瑕。明鑒含垢。暫留頃刻。少納葑菲。遂厥愚懇。死而無悔。竊見前此邑丞朱利見一室窮病。十年非辜。形神沮弱。容鬢衰颯。

若遺憂能傷性。此人殆不全一作久。生。孤禽孺子。相向鳴哺。曾井壞竈。共之淒涼。觀雖非比齒。稍與同道。往往目覩。感之酸然。常恨莫能爲計。無所施力。使有穀帛。當能賑之。此生亦人倫之落落。士林之楚楚。代習禮樂。宿傳衣纓。乃祖乃父。亦有拾青拖紫。三徵五辟者也。生家亡早。孤年壯方仕。所共交結。亦皆名流。微班不達。直道來累。人不哀者。諒惟一作誰。有心。觀與此生。非有半面故素。一夕優狎。非有斗筲之惠。杯酌之好。但私心助痛。借口爲言。昔荊軻徇燕。丹之急。聶政答嚴遂之顧。載籍不朽。以爲美談。且數子者。良有由緣。今之所論。有異於此。況觀輒以翩翩賤質。曾爲使君翦拂。璀璨薄伎。復忝使君眄睞。寄家樂土。日聞盛事。竊見信有所未洽。恩有所未周。安敢坐同碌碌。不以陳述。伏惟使君大其量。深其懷。使儒衣之士。復罄心腹。幸甚幸甚。觀早窺墳典。見古賢良。居五等之位。設六條之政。所以察刑獄。詢爭訟。褒善懲惡。恤勞勸分。是以名彰王府。勳潤史筆。豈可備員已矣。尸祿悠哉。故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且自使君下車數載。田疇始闢。桑柘初拱。人識廉恥。邑無逋亡。當朝談其美。列岳讓其最。雖文翁化蜀。伯道理吳。二侯既沒。惡爲絕倒。獨有南冠。朱利見氣沖牛斗間。使君嚴如雷電。慈如太陽。何不修慎終之德。解懸絕之命。使仲由之諾不墜。長孺之灰更然。則流芳一時。垂範千載。且此人窮窶於原點汚辱於韓范。惝惶於蔡澤。憔悴於屈平。整冠而緩斷。斂衽而肘露。猶矻矻耽學。依依固窮。常戴使君殊造。對孤枕流涕。日者有故壽昌沈尉周行之末。識量非常。知事有廢興。人有迍泰。承使君咳唾。拯此人溝壑。朱生不幸。沈子云亡。

頑茲塵昧。可爲悲想。夫處大官者。威貴能斷。權尙從宜。綸釣淹滯。簪紱蹺蹇。卽言者得盡意。疑者獲自明。使君垂彤襜。佩朱紱。丈夫之雄也。凡所措舍。豈不易哉。朱利見餘負。亦可以爲力。敢望周旋不棄。特達庇之。是所望也。頃聞歙州長史羅士詹。亦朱利見同類。當時刺史劉公獨降大惠。羅士詹不盈一稔。旋踵西歸。利見當時幽熱。曾不側息。莫非羅生與偶儻之士會。朱生受肅殺之氣偏。嗟夫三尺之童子爲之恨恨。（一作恨恨）且宇內所注渝濫官。其中有附跡權門。處陰勢路。則官遣得雪。祿多免收。有損朋黨之私。挾貞介之操。則繫銅至弊。名器被誣。豈不爲主上無及溜之臣。羣小得鼓刀自割也。觀士梗微物。竊所不幸。英雄之人曷以爲意。曩聞孔璋薦表。代李北海死。曠古之後。先王所嘉。觀誠爲怯恆羨高躅。執事之議。欲將何如。使君不疾爾臧否。則朱生索於枯魚之肆矣。嘗見古人持危救傾。率克有益。使君豈不知。此子不爲食駿之士。盜裘之夫。人不易知。知人則哲。伏惟審之。然此人年五十。鬱有詞藻。義必致命。性頗輕財。乃俠少年之流也。居官直而簡。與友信而敬。乃百古人之次也。蕭蕭健筆。喋喋利覺。環坐之先也。凡今之人。惡直醜正。入門自媚。邪道苟容。故有貝錦首章。青蠅獨弔。觀雖輒舒紙染翰。輕陳肝肺。無任情激。不敢（缺一字）諛。爵屑之士。進趨益難。書發之日。出柴扉。東面再拜。傾耳聽音。倍深兢戰。

與張宇侍御書

觀受性不敏。言事務直。侍御幕府俊選。屬城具瞻。不腆之書。深冀開覽。觀年十有八。再忝鄉薦。身未入洛。

家猶寄吳。心惟使氣。性不偶合。仗前輩奇節。振窮居清操。天下之事。能傾腹心。不但以輩生下帷、蘇子刺股而已。觀於還滄遁跡。向歷數歲。蓬戶卻埽。侍親之側。其志未果。屈躬增修。竊見有彼注瀲濫官朱利見。前任此邑丞。腐儒孤官。纔受三命。無賴令史。一本有前字。削除名銜。裂其冠冕。奪其祿利。亡家既久。求食無所。危於累卵。急於倒懸。如何聖朝。有厥濫罰。每一念及。悲涕交注。觀比有一書上此州獨孤使君。先論朱利見績以古今事。爾時獨孤公尺書見招。知已相遇。緩躡珠履。偕升蘭堂。飽之以嘉肴。醉之以芳醑。特賞才調。且憐義聲。仍謂觀曰。見足下高作。奇之又奇。良深靦面。一作容。敢不從命。其所上獨孤公書。兼錄呈上。惟少披覩。明不虛耳。頃者韓相國臨十數州。殺人不問罪。自用若無上。晝聚冤氣。夜啼枉魂。人人畏威。莫敢諷議。今尚書領藩翰之任。抱澄清之志。視民如子。襲上若父。寄公耳目。固宜竭誠。伏見太陽炎赫。砂礫焦鑠。旱魃作厲。農夫憂饑。直爲囚繫無辜之所致也。雖欲禱桑林。焚巫尪。亦將奚及。不如疏決滯獄。速宥疑罪。則歲稔國富。不期而至。觀所說是方伯政本。非豎儒之談。執事之人。用收采否。如理以爲當。言之可行。請馳一介之使。問三徑之客。即荷衣蕙帶。以趨下風。必謂狂簡。終不惠顧。則退臥巖藪。俟有知已。翹足仰望。以聽指南。

代彝上蘇州韋使君書

日月於法司上書郎中閣下。彝本耽書嗜酒。已至於老。東西南北。無立錐之地。以免餒凍者。賴王公大人

相養耳。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戇之性。非敢失色於左右。僥求於去就。不圖行絓時禁。坐貽伊戚。惶怖無暇。繫維不安。仰天椎心。抆血續淚。所言奔鹿觸網。飛蛾蹈火。顛蹶靡排。彝何以堪。彝知過矣。彝舉家十口。兒女幼弱。皆小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閣下錮彝在此。令吏推責。反覆憂難。詞理俱屈。衰髮一夕如經十秋。素來無業。只慣飲博。罔曾負累以至訊問。事過奇喘。無禍不有。且彝於天下何異株塊。比於閣下。細如螻蟻。一作細若螻蟻。微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馬腹。況中籌之子。如何敢及。早聞閣下清節玉立。洪量海納。軍謀在握。文藻盈帙。中外騰口。聲歸其高。彝是用私達微誠。庶祓知已。不測閣下以言罪之。嘗聞不以言廢人。閣下何必取威於懦夫而後行令。自昔明主設誹謗之木。諸侯有鄉校之議。且今王上何愧於堯禹。一作唐堯。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彝之失寬彝之責。使得擢髮便當鉗口匍匐鈴下。以收前非。則仗諸忠信。越境不敢留也。彝死罪死罪。

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

日月窮居布衣李圖南有腹心事上書郎中閣下。圖南聞書者、舒也。舒所憤蓄於人之心。禍福之萌。繫乎一言。郎中止水之鑒。不私秋毫。如川注東。不讓細流。圖南殺身之誠。去此誰告。是用端蓍龜。考吉日。進牘於執事。所尙拙實。不張游詞。郎中爲三復焉。圖南同學之生戴察。字彥衷。年二十二。蘇州人也。而有蘇州之稅司籍者。目之以爲僑戶。異哉書劍之子。而與農賈同貫。豈非當日闕明吏以至於是乎。其人固窮自

立家無一（缺一字）家業無一（一作老）父垂白。處妹未字。湫底之巷。蓬茨蔽身。敝衣糲食。丐貸取給。累年徵賦。非出諸己。即日數口。憂擠溝壑。重於（一作以）官迫。不聊有生。郎中侯服王膳。信有如是事者否耶。郎中之始至也。謀以息民。布令曰。矜老疾。活艱困。凡在庶物。令趨其本。於是鄉計之而白於縣。縣審之而上於郡。執事視之而疾首曰。罔有不允。乃條其年歲。差與蠲放。禹禺延頸。情有所向。爾時彥衷乃借人冠履。佩人劍帶。時步麾下。啓區區心書訟其戶。祈與降殺。若何執事以爲不切之務。棄而莫顧。及再投狀。狀無可投矣。彥衷亦謂圖而曰。我他年不言而今言者。以韋公負天下人望。當有解左驂之分也。豈圖絳灌之列哉。不圖如羝羊觸藩。進卻斯咎。乃高嘆曰。清源無增瀾。安得連舟。嘆聲未已。淚亦隨注。仵者改色。浮雲爲陰。因成泣痾。月有餘日。老親在側。竟夕不寐。一飲一食。皆求諸鄰。爨無束薪。室若懸磬。圖南昨就相省。杖而能起。神緒淒黯。絕無話言。立未俄頃。見有衣黃衣者。排闥直入。口稱里胥。罵彥衷曰。兩稅方斂。何獨不納。刺史縣令。公知是誰。俾予肌膚。代爾擔責。嘍嘍叫怒。不容少安。彥衷回惶若狂。計靡從所。其父諭之曰。取爾常讀之書。常撫之琴。質於東西家。南北家。以其所質。（一作資）將以奉之。無令來客貽我之戚。彥衷唯唯。乃獲一縑而與之。及將去也。仍誡之曰。後所欠者。必搤公喉。唾雪而取辦。於時蠶妾牧豎。知爲之辱。況圖南六尺之士乎。圖南聞龜玉毀於櫝中。守者之過也。（缺一字）而（缺一字）彥衷不獲其所。郎中何以爲理人哉。彥衷乾乾之子。章句精意。此士儒輩無居其先。每秋鄉送。皆爲賓首。溫良敬簡。殊有可紀。郎中命世之傑。合天縱才。明

睚燭微剛略定猜荊賞之下萬無一乖甯令一彥衷肝腦布地不知所階悲哉圖南聞士爲知己死且不忘是用感激於左右假手於執事免彥衷之役螻蟻之望則決之矣昔魏絳薄言晉侯爲之稱過李斯肆辨秦帝爲之復客孫僑致誚范匄爲之輕幣江淹投筆建平爲之側席斯皆咫尺之素以相寤也今圖南此書亦望郎中有成績也不願郎中空寒暄也使圖南書事無實言挾於妄則立伏乙首甘棠之閒以塞深責彥衷亦獲無咎郎中愼勿恥葑菲之旨克勤一作動瞻聽而捐其言不爲之行也謹遣隸人捧書跪獻圖南伏俟咳唾不宣圖南再拜

李元賓文集卷五

請修太學書

草莽賤臣觀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爲道也。厥惟大哉。實所以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敕崇嚴。日致肅祇。工度木不俟乎榱桷崩。朝命官取備乎師氏當。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創青衿之篇。人懋廉隅。俗捐爭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之潤下。澤滿一作溢涌。植物。利不浩哉。今嘗覩斯壞。甚不然。嗚呼。一作今壞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中一作近。年禍難寖用耗息。洎陛下君臨。宿弊尚在。執事之臣。顧不爲急。升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愆。超歲歷紀。賤臣極言。求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輿人有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壓之虞。至於博士助教。鋤犂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如農郊。堂宇頹廢。一作室敝嶲。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羣生寂寥。攸處貿遷。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燄燄至焚。其爲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皋衡宣王猷。實四三六五之君子閒無足以閒之。然事不爲加理。人不爲加安。歲貢

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勤。無以申一作悟元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事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益。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夫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上下危。上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奸聖。賊可淩德。聖德威一作遞。迾不知其終。今觀執事臣之心。必以修學爲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爲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爲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爲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幹。斯言損益有漸。非聰哲靡察。今乃不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純風。而望海內雋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蓋以其庇民之德。祚國之仁。可仰而巍巍。一本無此五字。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遵之無以增。薦興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愍醇醨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宏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照。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猶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遺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愼乎。昔春秋書太室屋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嗣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空一作殫。一作織錦婦之機。悉農夫之儲。豈其惡民而賤物。誠爲社稷之謀也。設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在邊。一作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勸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致天下之和矣。且四方之學。太學之枝葉也。天子之教。諸侯之本也。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

存。天子之廢而諸侯之興。夫爲國者。亦猶理一人之身。京師人之心。四方心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而愈。今不嗇神於心體。而竭資於四支。時變於外。氣殫一作虛。於中。則爲不起之憂矣。伏惟陛下察弛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源。廢闕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教化行。經邦於長久。熙載於登閎。顧夫周營靈臺。魯修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速令職司。無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臣覩再拜。

貽先輩孟簡書

僕聞孔宣父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足下德非古人。何遽相賤淺。一作如一及第。僕保之久矣。但與足下議其先後耳。僕長於江表。今未弱冠。自謂來者晚遭知音。比見吳中人談足下美不容口。僕外氏河南行軍司馬。舊曾與足下遊揚善聲。僕每懷殊節。不履常跡。立名委運。求友勝己。是以昨晝徒步。奉尋所居。將拜足下先丈人之靈。問足下不滅之戚。如何。稱倦哭泣。輒安牀褥。辭以有疾。坐而誣我。人子喪禮。豈其然乎。僕躊躇愀然。頃乃能去。敬料足下雅度。必以所報之人云。僕貌不瓌傑。衣不鮮麗。前無高車。後無蒼頭。量僕爲區區進次之人而默相遣。若使有一俗士煌煌輕肥。足下必投袂而起。何疾之稱爾。大丈夫當立天下。何取辱於足下之門。嗟乎李生。斯過也矣。且僕相造重足下。故足下非禮見辱。以深貧交數公。咍僕不已。足下知無所曰乖攝夜來。計減。請垂加食。罔至毀性。雖不執手。惜虧前意。

謹封名紙以抒末分書用直敍拙而不文日月某再拜

報弟兌書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徒還乃於京師窮居讀書著文無闕日時是年冬復不利見小宗伯嗚呼天難謎命難言聖人且猶盤桓我安得如料而決志哉但堅節不棄躁機不來競競而強勉勉而爲耳於時顧逆旅而無聊圖俟時而尚遐發能遷之慮緘莫知之嗟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明乘罷驢出長安西遊一二諸侯求實於囊往復千里投身甚難殊不知西陲數州界在虜關士塞門民獷榮戰陋儒我見其將遺我縵胡我見其士賦我從軍向之之謀暨感激心卒無所開秖忽一念我家如在長安或遇適戍而宿隨登陴而望有東方之人老在塞下者爲我言用兵之勤及五十年每歲孟秋邊風便寒達於堅冰武夫操戈僵不得起胡兵顙戮寇罔於常方言會候人舉烽我茫然謂戎來遂夜奔歸長安窮處蕭條猶初乃開而居乃出而書上不敢偶下不敢專鄙苟得之名謝姑息之交愚與介幷直與諂違是用人不合余余不合人故身有負俗之議文多自我之非然斯者略不損明其猶荊民不譽宋玉臧倉之疑孟軻及我而三奚足屑哉然特苦者旦暮之供出處之虞也而幸有一僕賃之童純義而誠服事祇勤傭畜以給余爲隸以奉余久而不求直殆而不施勞盤飧之廉汗馬之庸不能過焉古者孔子門人皆曰上賢及在阨窮有慍見者吾老君亦有從者徐甲老君去官甲亦求去夫孔老之道於吾也則小大較然其門人從

者之操。則何遠斯童乎。吁我當獨歌而悲。客有造曰。子之窮達。在時與人。我曰。不在時。乃在人。不在人乃在斯童。何者。仲尼適周。魯君乃與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自周而適。其道益明。則聖人經爲。亦用其資。獨作恆人乎。今我所以能於京師保窮居讀書著文。無廢日時者。乃斯童之力也。非我之能也。非親交骨肉之力也。成我洪名。階我青雲有日矣。汝知之乎。汝我季也。我空言哉。我違養以來。不忘歸。歸而無名爲親之羞。困而行之。窮苦日尋。俛而自安。窮則可也。流親之羞。歸不可也。念缺字一二途。日夜腐心。渾元循環。三歲一朝。油然而思。衆恨長短。居人遊人。相屬之憂。甯同時哉。行至八月。天地淒涼。葉下西郊。我在空房。晨起吟咏。聞乎無人。夜臥不寐。寒漏自長。意可覆也。難可縷陳。我書不稀。汝書亦新。異日兩至。同慰一身。豈不旨哉。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舉明經爲復有文。明經未傳。不可墮也。文貴天成。不可彊高也。二事並良。苟一可立。汝擇處焉。無乃不修。繫書黃耳。依依有遺。千萬孝涕。其兄云云。

邠甯慶三州節度饗軍記

朗甯郡王張王公。一作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收我邠荒。藩我雍疆。威邁乎廣漠。一作漢。一作德。遇乎龔黃。聲凌一作稱。乎四鄰。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詹。一作整。封守晏如。聖上聞之。何嘗不負扆而咨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杖鉞總戎之臣咸望公而歡懼。能無稱於維朗甯之率一作卒。已杖誠而一作而日言讌。日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朗甯。足以厲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弗述之而已

焉哉。越春王二月。河澌未流。東風始轅。優柔逶迤。被公軍容。一作令。公曩奉詔。親率師。備胡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議還。雖闢外得專。亦大有所不專也。於是君一作軍。吏之職事者。進復於麾一作戲。又作鉞。下曰。舊以是日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數軍實。資師徒。實舊典也。違之不孚。公從之。乃練一作揀。令辰豁連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墉。日既登塵不騰。窮陰開。淑氣升。軍聲歡康。儲與雷碾。翕乎萬民。轅乎氏羌。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朗甯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爲行。東面向闕而再拜。如蒙上之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鋪。賁育之倫。列於公之宇。校師之士。次於公之堂。進如風行。坐如雲屯。旌旗蔽日。刀戟交光。公於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優用醉飽。而御酒殽。是日朗甯軍中一作是日饗軍。無淫樂。無亂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武之觀。一作壯。烈。士之容。其餘管磬之讙。絃匏之繁。罔不合簡。一作奏。節諧雅音。俾三軍之衆。毅其氣。和其心。羣羌之長。釋我俘。歸我侵。少壯重銳。老疾謳吟。覆化爲祥。虜趨爲擒。洪矣偉矣。朗甯之理。明德遐被者乎。乃知夫致享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碩其膚。穌可以齊其情。故朗甯之饗士。兼以仁穌。一作兼威以和。彼之饗士。獨以羶腥。一作從其羶以腥。猗之哉。武有七德。朗甯其由二三焉。於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一作上帝。郊。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筵。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甯之軍惡羣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邠甯節度饗軍記。

詩附

贈馮宿

寒晨（一作城）上秦原遊子衣（一作意）飄飄黑雲截萬里獵火從中燒陰空蒸長烟殺氣獨不銷冰交石可裂風疾山如搖時無青松心顧我獨不凋

宿裴友書齋

臥君山窗下山鳥與我言清風何颼颼松柏中夜繁久遊失歸趣宿此似故園林烟橫近郊谿月落古原稚子不待曉花閒出柴門

御溝新柳

御溝迴廣陌芳柳對行人翠色枝枝滿年光樹樹新畏逢攀折客愁見別離辰近曉章臺騎遙分禁苑春嫩陰初覆水高影漸離塵莫入胡兒笛還令淚溼巾

貞元八年宏詞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

淑節韶光媚皇明寵錫崇具寮頒玉尺成器幸良工豈止尋常用將傳度量同人何不取利物亦猶其功紫翰宣殊造丹誠厲匪躬奉之無失墜恩澤自天中

李元賓文集卷六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與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於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嘆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於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棲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衞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

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愼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卽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矣。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通儒道說

古今儒家。多棄黃老。豈必乎天德未必者道。上聖存於中而外施訓。凡仁義信禮四者流於道。道外而流於道。以四化外俱復於天下。爲義農。不道而上德。則堯舜。並知至德。則不列於聖教。決無四數矣。凡駢行之爲仁爲義爲信爲禮。幷行之爲德。愈德臻靖（一作靜）爲道。故二爲儒之臂。四爲德之指。若忘源而決派。薙莖而掩其本樹。難矣。則沖虛利害於本末。然老氏摽本。孔氏回末。不能尤過者。自中而息。豈前無路哉。及列氏、莊氏展而針之。空淸泊中。非典經與家風。鄙而窺外俱達誼也。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緊。我一（一作望）居其一焉。軍事亟務也。天下有三。我備其屬焉。於是求厥人。任厥事。觀厥

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袁德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帥。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輯睦。亦何貳焉。夫人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裨補。亦何貳焉。袁生恢恢然。晳晳然。寬而有紀。明而無鄰。行飾以貞。言飾以溫。始韋公以給事匪躬之故。出釐是邦。生方尉於義興。褒然見嘉。乃殊常寮。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舊制也。韋公荅其人以禮。盛其居以華。揚其志以文。美焉哉。韋公遇生以善。生報韋公以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非常之山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南陽以大忠子孫嗣之。六年冬。皇帝郊昊天。理百神。修廢繼絕。求舊惟新。生以尋南陽之孫。一命茲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爲古人曰。賞延於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祀一作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袁生宏引一作廳前軒。如翬斯飛。植竹新欄。如鳳斯食。乃白府公。留爲記。韋公瓏然不見逆。且自天下稱兵三四十年閒。擁旄曰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判官。大歷中宰臣常公以爲費。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團練。今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書其事。實始於今。謂以生之官氏冠乎將來。非以媚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乎記中。

弔漢武帝文 并序

閱太史氏書。見漢武之御極。雖非蹈道之主。亦英雄之君也。然觀其內傳。有學神仙與築三山焉。飲露餐

霞。希升汗漫。激流延石。用擬林泉。嗚呼。履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其事而不知所以從。夫一物各異道。萬彙不同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猶鱗羣毛族。川陸分之。日居月諸。晝夜常之。麒麟不可又處泉。蛟龍不可更居藪。玉兔莫延於旦。金烏莫瞻於宵。附其翼者兩其足。與其角者一其齒。不兼之兼。又理昭然。帝者宜本於觀人。仙者宜先於遠世。以林泉爲意者。可居於藪澤。以天下爲念者。可謹於朝廷。是以唐虞堯舜無野心。子晉許由辭寶祚。誠以帝王於神仙有隔。林泉將朝市難幷也。今據唐堯虞舜之地。而求子晉許由之志。不亦迂而可痛哉。況君子所以懽心屈體爲僕御。元元所以刲膏割血爲飽噬。又非圖林泉而學仙也。傷心久之。戊辰歲秋八月周覽秦原。次茂陵之下。既覩永歸之地。彌懷所行之事。且夫承天統物。豈無足稱之德歟。蓋觀日月高明。有時虧昃。珠玉貞潔。不免瑕疵。徘徊路隅。興言而弔曰。

赫赫分炎靈。降神造漢秦。楚四葉重茂。翹英荐新。首出羣龍。卓爲世祖。秋風揚文。夏日昭武。柔不化之人。闢未名之土。雖殊仁聖之后。是異凡庸之主。伊何才有不周。事非所事。求非所求。惟此帝謨。相夫仙道。魚處重川。（一作淵。）獸居茂草。辨乎朝野。（一作市。）別以林泉。日由旦陸。月麗宵天。跡既兩分。理難齊剋。若死將生。猶南與北。貪臣王公。執掌者。可以勤萬機。欲升汗漫逍遙者。可以爲匹夫。愛深宮祕殿者。可以垂旒纊。好青山綠水者。可以棲江湖。飲露乘景。激流貫都。苟能同致。實曰殊途。堯舜曰聖。巢由匪愚。確乎守一。亦以難俱。況夫小人唯唯。罔圖山水。君子乾乾。孰爲神仙。嗚呼痛哉。前鑒孔彰。高臺深池。夫差以伐。蒿山越海。嬴

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無殃。胡爲乃辰。牙於一作窮厥方。舟全虎臂。車出羊腸。以臨燧炭。幾絕苞桑。反覆前聞。痛心疾首。藥石無人。瑾瑜有垢。暑往寒來。時移代久。吉龍將頹。惡聲不朽。日臨宇宙。有時而虧。目覩毫釐。或不見。嘗將爲而不知。復知而故爲。嗚呼噫噫。

高宗夢得說賦以恭默思道帝賚良弼爲韻。

殷之哲王。爲政是恤。夜分而寢。夢獲良弼。雖神悸而若驚。冀形求而勿失。爰徵營匠。刻乎獨見之眞。乃俾庶僚。訪其唯似之質。當厥夢也。神馳無方。未訖永夕。如躋彼蒼。悅其神兮以浮。偃其體兮若亡。形接乃夢。斯人甚良。側身徘徊。於巳之傍。將舉趾以趨附。又伸眉而抑揚。言霏霏而無瑕。目矘矘而有光。觀其儀。可用爲列辟之式。察其志。不獨稱百夫之防。升降咸若。周旋允臧。淑淑一作寂乎。昭昭。既寢不忘。斯后克明。承天之賚。謂濟川之器。而投足不濡。履大覺之端。而遊夢無閡。其中蕩蕩。其表曖曖。雖助用理於一人。實候清平於千載。於是武丁夢於宮。而上與天通。傅說築於外。而中合神契。持繩向老。諒殊渭水之涯。負畚將疲。久困傅巖之際。說匪丁而空山長往。丁匪說而大位斯替。如魚水之相因。保君臣之雙麗。惟說也策名歸主。惟丁也受命於帝。帝何言哉。邈以元造。陰推吉士。以佐有道。說之居兮。山之幽。雲裔裔兮。水浩浩。彼人兮何斯。歎中心兮夢之。如渴兮如饑。在茲兮匪茲。一作如渴兮在茲。如饑兮在茲。想遺眷以索隱。撫空懷而嘆思。思之未得。端扆沈默。其夢也則誠。其寤也則惑。其收之於野而寄之以國。有唐時雍。上明下恭。君與之同日。臣與

之比蹤事不惟舊今之斯從斐然成章有媿雕龍

鈞天樂賦以上天無聲昭有道爲韻

異哉天地之樂其可聞乎美矣盛矣神夫至矣謂其有不見其有謂其無不見其無是惟德盛者能感匪詞工者足愉故昔秦穆之寐也去乎人閒卽乎天上黕如有遇杳若無妄太音嘈兮交作上帝儼以延望百神紛紜而齊赴萬變合沓而殊狀日月正其東西星辰分其背向乃有地祇上謁天仙下朝奕奕翩翩霓裳羽蓋之荐集砰砰磕磕撞鐘擊鼓之相囂舞之者僂僂而中節歌之者洩洩而匪驕其疾武足畏其徐文足昭遇之以神殊季札之觀魯樂而忘味類宣尼之聽韶是知窮深極厚於何不有罕究其眞莫尋其首德聲及於無外協氣積於虛受駭矣乎樂以和和之至而天用作天之神而樂克宣其動也與元氣迭運其靜也與太虛相全噫乎哉不可階升者天道但見夫乘虛躡浩乍如周文之夢實異季路之禱獲覩天樂之和羅神工之擊考是天之所合道不虛行九奏未終初疑八佾三歎旣退方異六英徒觀夫鐘鎛之內響優柔之正聲六幽爲之震魄七曜爲之垂精而莫識其曲達其情旣覺旣悟如喜如戚天樂之遺音在耳天神之仿像猶覿顧何德而承之受祉於天錫者也

帖經日上侍郎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觀長跪薦書侍郎座右侍郎知小子也侍郎方揚清上流觀方委照下風夫上流之清

有源下風之行無還借之於人事也有察之者昭昭有昧之者元元乃古人曰離婁視千里盲不見咫尺得非然哉用是越羣子之行薦數字之書排得喪之懷登萬一之途侍郎其或不見邪其或悅也得不言之而後退言之而後進安可空空而爲乎昨者奉試明水賦新柳詩平生也實非甚尚是日也頗亦極思侍郎果不以媸奪妍不以瑕廢瑜獲邀福於一時小子不虛也而以帖經爲本求以過差去留觀去冬十首之文不謀於侍郎矣豈一賦一詩足云乎哉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獻也有安邊書漢祖斬白蛇劍贊報弟書邠甯慶三州饗軍記謁文宣王廟文大夫種碑項籍碑請修太學書弔韓弇沒胡中文等作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爲辭辭訖成章中最逐情者有報弟書一篇不知侍郎嘗覽之耶未嘗覽之耶觀嘗竊覽侍郎頃年詩一篇言才者許以不一端文者許以所長則雖班固司馬遷相如未聞若話言是侍郎雅評掩於三賢矣故觀今日以所到之文謀於侍郎不以帖經疑侍郎也且昔聖人曰後世罪我者以春秋知我者亦以春秋夫聖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猶以春秋爲言者何也蓋以誼有所不加道有所不拘夫文人讀春秋求旨歸觀實忝爲文不敢越及來應舉知有此事意希知音遇以特知而有司多守文相沿今遇侍郎其特知乎且侍郎曰帖經爲本本實在才才不由經文自謬矣由經之才文自見矣本於是在不在帖是或亦所司以是窴人不然其恥耳今觀也實在洛日擊指揮占往來以侍郎爲文犀以侍郎作靈龜中之通者不聞遺訓兆之靈者不聞宿夜顧不復帖聞洛迄今先意知微則兩至之慮一意

是恤。幸甚幸甚。觀再拜。

晁錯論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晁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卽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閒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爲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乂。狂夫爲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冀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爲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歔欷長悲。益爲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誡東南之必亂。於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厤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益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斃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其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

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爲忠也執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爲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書新刊李元賓文集跋

秦澹生太史刊家藏舊鈔本李元賓集。合陸希聲趙昂所編凡五卷。并取唐文粹、文苑英華等所有而兩家失載者、爲續編一卷附其末。既墨於板。屬加覆勘。爲之卒業。而嘆太史之善於流傳古書也。蓋舊鈔字句每與英華所注集作吻合。洵稱精本。而續編亦全據集作。俾並存其眞。又於相傳有誤。如云第五倫靈臺中。以章懷所引三輔決錄注證之。實倫少子頡事。不復易倫爲頡。恐此等乃元賓本文。轉因更正而有臆改之嫌也。太史所刊他書。矜愼類然。爰藉是發之。庶從事鉛槧者知所規則矣夫。元和顧廣圻題於石研齋中。

李元賓文集六卷唐李觀撰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人貞元八年第進士九年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太子校書郎年二十九卒元賓與韓昌黎歐陽行周同年登第當時皆以能文稱於世然元賓爲文刻意雕鐫終未脫六朝蹊徑與昌黎氏之所謂古文者截然如堯眉舜目之不同論者乃較短長於辭質之間可謂不知其類昌黎當日倡爲古文之學同時學者競以返古求新力去陳言爲務然皆不免毫釐千里之差深窺其奧者惟李習之一人而已是編前三卷爲唐陸希聲輯外編二卷爲宋趙昂輯續編一卷爲國朝秦恩復輯茲據粵雅堂刻本重加校訂考其異同其有顯然譌奪卽爲補正文凡四十九篇其大凡已具於是五卷之末舊附詩四首據本集上奚吏部書有放歌行一篇與趙員外書有詩三十首韓公與人書亦云觀有別吳中故人詩六章今皆不可見然則詩之亡佚者多矣光緒十年甲申六月二十七日王灝謹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李元賓文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李觀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